周禮詳解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十三

宋　王昭禹　撰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舟車之載物必量其所容之多寡而為之制載師任土亦必度土之所宜而為之法無異於舟車之載物矣故名曰載師掌任土之法者土有肥磽燥濕之不同則其所產亦不能無多寡有無之異宜物之無不強之使有物之寡不責之使多因其有無多寡而為之度數焉是任土之法也如大宰之任萬民焉就其才之所能如禹貢之任土作貢焉因其土之所有各從其所宜而非以強之也下文所謂以廛里任國中

之地以場圃任園地若此之類皆任土之法也以物
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者物所以色之色其土所
宜之事而授民以其職也若宜耕稼之事則授之以
三農之職宜草木之事則授之以園圃之職既物地
事授地職則因其職事而使
出貢賦此所以待政令也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
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
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
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廛直連反場直良反
圃布古反畺居良反
賈所居在市之屋謂之廛民所居在里之屋謂之里
里與廛其土有别焉先王以廛居賈以里居民廛里

皆在國中馬故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遂人頒田里所謂夫一廛蓋其里受地視廛故也以場圃任園地者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植之果蓏珍異之物詩曰九月築場圃蓋當時則以其地種果蓏珍異之物及季秋則築圃以為場而納禾稼黍稷之屬如此則場圃同出於園地無曠土土無遺利矣其圍也不高而遠謂之園以植衆甫謂之圃為場為圃皆以園地故曰場圃任園地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然則宅田者致仕者所受田也前漢食貨志士工商皆受田則士田者士所受田也賈田者商所受田也致任者以備國之訪問士受職於朝賈列肆於市其田皆宜近故任以近郊之地以近郊五十里於國為最近故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則牛人牧人其家所受田也賞田則以功受賞賜者之田也遠郊百里牛田牧田必便於所牧之地則在遠郊宜矣官田賞田亦列於遠郊

者蓋庶人在官者已有禄稍而其家復受田與夫有功而受賞田者同在禄稍之外比之宅田士田賈田又為緩矣故與牛田牧田同任以遠郊之地公邑之田乃六遂餘地天子使吏治焉蓋遠郊之外曰甸六遂之餘地在焉其地非屬於民乃公家之地也故以公邑之田任甸地稍故書為削當從故書為正蓋家邑之田削小故家邑之田大夫所受之采地以大夫稱家故也大夫受采地在三百里削地之内故曰家邑之田任削地小都之田卿與王子弟之疏者所食采地也其地在於四百里縣地之内故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公與王子弟之親者所食采地也其地在於五百里畺地之内故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自家邑至於大都以官之最尊者與王子弟之愈親為外蓋其官最尊其親愈密則其内之盡心於王為益至外之扞衛於國為益嚴故所任之地如此也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先王之任地非特以地之所宜以制其田里又因其地之所有以制其賦稅然賦稅之所征或多寡亦各稱事而已國宅則官所有宮室也故無征自近郊而下其所任地蓋非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之法故其所征或二十而一或二十而三或無過十二或二十而五皆十一也園廛二十而一則廛里所受民以為居而已場圃所價寠者賴之為多故皆薄其征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宜因當時正役遠近劇易而制焉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則厚其征使價貴則人之用漆也節矣此所以抑末也昔舜作漆器羣臣咸諫以舜之聖而羣臣且諫之況凡民乎宜乎先王厚其征以抑之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地以草木為毛謂五畝之宅不植墻下以桑也故罰之以里布里民居也凡國宅無征民居宜有征但無布耳以其不毛焉然後使之有里布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然則里布特使出之故曰有里布者先王所以懲游惰季世則人人有之此孟子所以欲廛無夫里之布也夫民出耕而在田廬入居而在里則其屋有田故以出粟今不耕則就罰矣夫田計屋而斂之故謂之屋粟無職事者無九職三事也夫有丁則出夫征有戶則出家征夫家征則均人所謂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是也屋粟夫家之征則夫人而有之不以其不耕與無職事除之耳有異於里布焉故屋粟與夫家之征則曰出夫民宅不毛則宜無衣矣又

使之有里布田不耕則宜無食矣又使之出屋粟民無職事則宜無以相養矣又使之出夫家之征則先王之阨人已甚矣夫其阨之也乃所以振之也阨之如此而不勉者亦已鮮矣先儒以里布為二十五家之泉屋粟為三夫之粟以一夫宅之不毛而罰以二十五家之泉以一夫田之不耕而罰以三夫之粟疑先王之法不如是之太甚也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閭師主歛六鄉之賦而名官曰閭師者蓋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其勢為最親歛鄉之賦宜督其親民者故也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者國中及四郊則自廛里至遠郊也既掌人民六畜之數

則其登耗多寡皆可得而傳知於是知其可任者而任之故以任其力以任其力者人民也今此則兼六畜之數而言之者蓋若牛馬之類亦以任其力也既任其力然後令之出賦貢故以待其政令政令者賦貢之政令也賦貢之輸納宜及其時故以時徵其賦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飭音勑畜許六反

任民與大宰所序不同者蓋閭師以事任之而已非若大宰以道揆事故無所先後與內史八柄雜而無

序同意閭師所任之民皆有常職故不及閭民有隸焉則弗使貢也故不及臣妾言商而不及賈言嬪而不及婦則以大宰見之言牧而不及藪則任虞以澤事藪在其中矣然則大宰別而言之者彼言作材此言任事事則作材與阜蕃鳥獸兼舉矣於山言任衡於澤言任虞則互見

凡無職者出夫布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大司徒頒九職三事以登萬民則任民以九職為本以三事為輔無職者謂無事於九職也宜有以阨之使任職焉故罰之使出夫布載師言里布者罰出居里之布此言夫布者罰出夫丁之布凡無九職者非必無三事也蓋雖有三事亦使之出夫布以三事於九職則輔之而已非本業故也然則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者謂無九職復無三事故出夫家之征所以阨之為甚此民所以不得不轉

而就職事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衰七雷反

夫兩貴不足以相事兩賤不足以相使故勞心以使人者貴者之事也勞力以事人者賤者之事也賤者當以力而事人則其養生送死亦當自用其力而已故有畜然後祭有牲耕然後祭有盛樹然後葬有椁蠶然後衣有帛績然後喪有衰不以力而用其物閭師禁焉以任民力為是故也夫民之不勉載師既困其財閭師又阨之如此民所以不敢不勉也及其勉而成俗則民亦孰以為厲已哉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

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比毗志反

自天子之縣內以及九州皆有閒田天子使吏治之而謂其所治曰縣以其所係在上所首在下故也縣在則掌其地域而為其所屬者依附焉故以縣師名官周官之法有人民之縣者四甸為縣是也有在遂之縣者五鄙為縣是也有采邑之縣者小都之田任縣地是也有閒田之縣者縣師所掌是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於王畿而謂之為縣者亦取其係上首下之意也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者掌其閒田之地域也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者蓋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詔廢置宜知田萊之荒治人畜之登耗車輦之備乏故也人民在夫家六畜之中則是民之隸也與質人言人民

同意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以詔廢置者蓋不攷羣吏則勤怠無以分不詔廢置則勸沮無以行然以其為閒田也故及三年大比然後有考詔之事則其治為畧於官府鄉遂矣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卒子忽反

若有軍旅會同田役之事則先有以戒勅之使之皆豫備也既有戒馬則受法於司馬當知所徵之衆寡敵也然後以其所徵之數作其衆庶及其馬牛車輦馬會其車人之卒伍者車有車之卒伍若司右所謂合車之卒伍是也人有人之卒伍若小司徒所謂會萬民之卒伍是也夫車人之卒伍素輯睦會而用之

則恩足以相恤義足以相治以起軍旅則其勇足以克敵以備會同則其忠足以衛上驅之田獵則足以相牽而從禽作之行役則足以相先而就事其效不為小補矣皆備旗鼓兵罷以帥而至則帥而至於司馬也蓋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司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則縣師帥而至者聽於司馬可知矣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縣師掌閒田之地內自郊里外及邦國凡餘地皆在所掌焉則凡造都邑者合天下閒田而言之也且造都邑者必量其地辨其物然後為之制其域記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量謂量

其所容多寡度謂度其所至遠近令此造都邑制其域該言量而已辨其物則以知其地食與不食之多寡制其域則為之立疆界大小之限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則其所掌地域之野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遺惟季反施式豉反

以利與人謂之遺蓋也其書非大者之事先王之政務在利下而已一夫不安則為之慼惻大動而振救之政行焉遺人掌施惠凡以致振救而利下也該以遺人名官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則自鄉里至於縣都其委積皆以待施惠也言邦之委積則以別於諸侯之國也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者難甚為囏

困窮爲阨司救所謂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節巡國中
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即此所謂恤民之囏阨也國
及郊野以鄉里爲中故恤民之囏阨宜以鄉里之委
積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者則司門所謂凡物犯禁
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也門關相聯皆
有所舉之財可以共委積馬犯禁者以利死王事者
以義舉以利犯禁者之財以其財養以義死王事者
之老孤則喻於利者有所懲喻於義者有所勸矣故
養老孤宜以門關之委積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者
近郊五十里六鄉在焉遠郊百里六遂在焉謂之郊
里則異於鄉里以在郊遂之間言之也賓客近國用
禮爲多故待以郊里之委積司徒大賓客令野修道
委積小司徒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野指郊里之地
言之也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者羇寄客也旅商旅
也羇旅有失所則上必有以賙之然非若親賓客親
而禮之也故待以野鄙之委積以野鄙在遂地又遠

於郊里故也蓋遂地謂之野合五酇而為鄙則野鄙為遂地明矣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縣四百里之地都五百里之地也縣都王子弟公卿所食之邑而人物之所會也凶荒則民可移而就人物之所會故待以縣都之委積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賓客會同賓禮之事也師役軍禮之事也衆之所至必有所頒故道路皆有委積以待之廬小室也十里

可以飲食而息馬故為小室有飲食而已路大室也三十里則可以宿馬故為大室又有委也五十里則四旁交易皆可以日中至馬故有市也可以候賓旅而館之馬故有候館又有積也少曰委多曰積五十里則離國為稍遠遠則須多故有積公劉之詩曰于時處處于時廬旅又曰于豳斯館蓋廬也館也所以待行旅然先言廬後言館則廬小而館大也夫以公劉之遷豳方在擾攘之際其勅治廬館尚且如此又況六服承德之世哉公劉言廬館而不言路室亦以其制未備故也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者巡而比之以校敘其多寡以時頒之以豫備其所須如此則物足以給其求而無乏之事矣彼春秋之時單襄公之假道於陳以聘楚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謂其滅先王之官也必有大咎則遺人巡委積而比之以時頒之又曷可少哉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政音征

均之字從土從勻遠近多寡適於勻之謂也均人於地政地守地職力政皆有以均之使適於勻而已故曰均人謂之均人則無所不均與土均異矣以其所均者以人為主故也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者凡有政於地者謂之地政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均齊天下之政是也凡有守於地者謂之地守若澤虞所謂各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是也凡有職於地者謂為地職若閭師所謂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之類是也地政上所以正下地守地職下所以供上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則征於地守地職之人而已故所均以地政為先地守次之地職又次之力政為後也周官有言民職有言地職言地

職則民職在焉以九者皆民職故也別而言之則三農園圃虞衡謂之地職可也若百工商賈之類以地職名之則非矣大司徒方其主制天下之地征以至於均齊天下之政則曰以作民職以其所制而均齊之非止於地職故也及其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於是繼之以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則其所主在於地職而不及於民職也今均人言地政又言地職則合民職而言之也蓋其職所均者以人為主非止於地而已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以力事上民之職也欲逸惡勞民之情也民雖率職以就役上當因情以閔勞雖計家以定任民之數及

起徒役則無過家一人所以寬其力也懼其養之不足也則使民食壯者之食慮其役之或繁也則使民任老者之事以歲之上下而定役數之多寡所以節其力也凡均力政以歲之豐殺為上下則均力政在歲成之後其用民力惟冬一時而已蓋古者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南至而畢不以役政妨民事故用民在於農隙之際豐年則人食四鬴之歲也中年則人食三鬴之歲也無年則無餘而已非凶年也人食二鬴之歲也年有上下不齊先王之用民力亦當量其時而為之進退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歲用二十有七日也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歲用十有八日也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歲用九日也以食之豐殺而為役日多寡之數則先王之勤恤民力也可謂至矣不然則庶民安得有子來之悅鼛鼓安得有弗勝之節哉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此作記者之誤耳董仲舒亦曰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蓋

本於漢儒之說非成周之制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比毗志反

年饑為凶民病曰札凶札則民方私其力以免死安可以傜役復困之乎故無力政民方資於利以自贍安可以稅斂重擾之乎故無財賦無力政則荒政所謂弛力也無財賦則荒政所謂薄征也地守地職則有貢矣不收地守地職則不責其貢散其利以與民也則荒政所謂散利也不均地政者大司徒以均齊天下之政政者上所以正下也有財賦地守地職之事則必有政遠近多寡之不適於均非政之善也故每歲之中必有以均之終則有始故也今以民困故用靜焉且用靜則其政施可知也故雖不均而無害

於三年大比
則大均馬

師氏掌以媺詔王（媺音美）

以德行教人者謂之師九兩曰師以賢得民賢謂有德行也師氏上以媺詔王下以德行教國子必賢而有德行者然後可以充其任故以師氏名官惟責之以賢而已則非論道以助王作而行之而已故其職以中大夫為之其詔王者亦止於媺而已可欲之謂善美者善之至媺者美之微人性善必自其善之端擴之使充充之而使實然後積媺而為美美成則性之德立乎中發見其美而為大大移易其大而為聖其妙至於不可知之神而後已雖美之微師氏其可不詔王乎由此觀之則王不為大非所患也患其不知有媺而已然師氏於王未有媺而詔之故曰掌以媺詔王保氏有惡而後諫故曰掌諫王惡

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行下孟反

國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將與之共天位治天職恐其貴驕易淫怙侈滅義則教之德行務之先急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然則至德者中庸之德也中則有常庸則能變記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則中固有常矣莊子曰庸者用也用者通也則庸固能變矣道者體常而盡變則中以本道之體庸以本道之用此至德所以為道本記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謂是已雖然此入道之序然也語道之始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夫又孰為本哉敏德以為行本者道得於己之謂德德發

於事之謂行德不立於內則行不著於外欲以本行則德不可以不敏也書曰丕則敏德語曰敏則有功蓋德不敏則為於暫而廢於久始於勤而終於怠為山有一簣之虧掘井有不及之泉行亦無由而至矣惟加以敏則進德欲其及時也厥德之修罔覺也德日起而大有功發而為行則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蓋德為本行為末本立而末隨之矣孝德以知逆惡者孔子曰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蓋人之德莫大於孝而孝以順善為至順則不逆善則無惡孝經曰以順則逆民無則焉所謂逆也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所謂惡也夫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則孝德在乎順親矣不明乎善不足以誠身不誠乎身不足以說親則孝德在乎善身矣順親始乎知逆善身始乎知惡知逆則知所以順親矣知惡則知所以善身矣如是則孝德得於己而事親之道備也書曰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羑善也若順也雖文

武之美聖其孝德亦本於順善而已蓋順善則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故以美若恤西土也然則師氏教國子以孝德使知逆惡其知教之本與然至德孝德以敏德成之故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此三德之序也教三行者德內也行外也德立乎中然後行成乎外故先教三德而三行次之善事父母為孝則愛敬得於已而見於事父母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愛而親之也以養父母日嚴則敬而親之也愛而不敬則慢敬而不愛則離非親之至也愛敬盡於事親則所以親父母於是為至矣友行以尊賢良者德行為賢甚善為良賢者人所師人道之至也良者天之合天道之繼也萬物莫不尊道國子其可後乎故賢良在所尊也然所以尊賢良非友行則不可蓋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則友者相尊也相助也我以友行尊賢良則賢良亦將以友行而助我其切切以相正偲偲以及人豈特直諒多聞

之益哉其講習之說將至於日聞所未聞焉尊其所聞則將至於極高明尊其德性則將至於盡精微則尊賢良者乃所以自尊也友行其可已乎順行以事師長者師以德行教人者也長以齒位臨我者也在所聽從而已故以順行事之順則有聽而無違有從而無逆矣荀子曰師然而然則是知若師也此以順行事師之謂也記曰悌長而無遺此以順行事長之謂也孝行順行以友行成之故一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順行此三行之序也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朝直遥反中丁仲反

虎門路寢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之外畫虎以示威武之象也以路門為虎門而畫虎以象威武則必以

中門為雉門亦必畫雉以象文明而內威武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之意也文明著乎外威武潛乎內則王之威亦德威而已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則以媺詔王且掌國中失之事故也其居虎門之左則左之為助不如右之力為其非論道以佐王也以事佐王而已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者則使之學而後從政也蓋聞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矣夫不學墻面涖事惟煩烏可使之從政哉將使之從政則國事之中失不可不知也言中則知失之為否言失則知中之為得凡事之中否得失其講之既明矣其習之既熟矣一旦起而居天位治天職則事之至也如辨黑白如數一二以其學之有素也又安有過舉者哉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者蓋貴而無職又不在學故謂之貴遊子弟蓋國子之為士者則已有職也國子之未為士與國子之倅則宜在學焉故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合國之子弟而教之令無職而又不

在學則國子之倅未學於大司樂者使之學於師氏固其所矣蓋上則詔王下則教國之子弟皆出於師氏此君臣上下所以同德而無異道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從才用反

師氏保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則是詔媺諫惡之官無適而不從也然後王無一美之弗為無一惡之弗去此所以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動無過舉矣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者言王惟無惡而有媺則四夷服而為役可責以守禦也蓋

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
天下王有徽德則其善足以養人而服之故雖四夷
之強獷莫不向風慕義心悅誠服而足以為我中國
役也苟能以徽詔王而戒之則責四夷以守尚其餘
事故使其屬助之而已各以其兵服則四夷各有利
器宜服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也朝在
野外則守內列者夫野外則無城郭溝池以為固所
保者徽而已蓋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有徽以
服其心則地利不如人和矣傳
所謂在德不在險殆謂是與

保氏掌諫王惡

慎其身以輔翼之謂之保保者左右戾使無犯害焉
故掌諫王惡養國子以道教之藝儀名官曰保氏可
欲之謂善可惡之謂惡美者善之充惡者美之反善
與惡相為得喪而美慝人性雖善有惡乘間而入則

有敝之者師氏雖能詔之以媺而王豈復知哉此保氏所以掌諫王惡也

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馭音御

保氏之教自外入者也內有師氏之三德為之主師氏之教自內出者也外有保氏之藝儀為之正國子類為富貴所淫離道而驕則惡乘其間矣養之以道欲其有以勝物斯其所以為保氏與六藝才性之華六儀德性之表萬物皆備於我萬物之本同出於道先王之教人非自其外而誘之固以其備於我者然

而不求萬物之本而養之則彼烏知其物之所自來哉夫不知其物之所自來遽以六藝六儀進其外焉內無所受則其知在乎形色名聲之間耳烏能以六藝會道以六儀會德如其性之發於外者耶人之學內無主而不正外無正而不行養之以道所以為之主教之六藝六儀所以為之正內從道遊而六藝六儀之教又從其外而接之則道其實而此其華也道其本而此其末也本末華實相得則其性成矣六藝之在事六儀之在容孰謂其非天耶夫象罷出於道法出於象罷聖人制法以象寓其意以罷寓其事則形色名聲之間特道之所寓耳道之所寓其理無乎不通其意無乎不在利用之大其出也藏其入也顯有至於不可測者而養國子以道空其性虛其心物莫之勝然後此之所以教彼之所學相得以意發於心應於手見於面盎於背不待言而後喻焉教之也然則國子之所知豈其末哉其能禮樂也非特鐘鼓

玉帛而已禮與天地同節樂與天地同和彼之所及
也其能射御也非特主皮執轡而已至於射以觀德
行而武可習御不詭其遇而馳必正彼之所及也其
能書數也非特記今昔計乘筭而已至於書足以文
道德性命之情數足以致高天星辰之遠彼之所及
也六藝之所致理不在乎粗而在乎精則何適而非
道耶祭祀之容豈特潔犧牲致裸獻哉齊心服形洋
洋如在乎左右者彼之所及也賓客之容豈特盡升
降事酬酢哉誠心厚意有爍然之文懽然之恩以相
愛接者彼之所及也朝廷之容非特無慢朝錯立而
已必期乎忠喪紀之容非特衰經杖屨之設而已必
期乎哀軍旅之容非特嚴而不可犯也期於不殺之
神武馬車馬之容非特矜莊而可觀也期於鸞和之
聲與志和而不悖馬然則六儀之動志不在乎外而
在乎內何適而非道耶夫道與之才先王達之以為
藝道與之貌先王制之以為儀使之由是以致道則

六藝六儀之教夫豈小補哉六藝之序則先以五禮防其偽之外入而傷於性繼以六樂防其情之内出而徇於物偽不傷其性情不徇乎物然後有德可觀而其心平其體正焉故教之以五射心平體正然後物之疾徐進止舉在我而有節焉故教之以五馭心既能節乎物而不為物所亂然後能以心之聲見於書故教之六書以心之數見於筭故教之九數六儀之序則祭祀之容所以接神賓客之容所以接人喪紀之容所以應天變軍旅之容所以應人亂朝廷者四儀所資以行故序之於中車馬者五儀所資以用故序之於後矣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治直吏反 闈音韋

闈者旁出之小門韋乎門之正守闈則防邪僻焉諫惡之屬也師氏保氏皆使其屬守則亦有師保之名焉守事非其身之所任

司諫

民之有司諫猶王之有師氏民之有司救猶王之有保氏司諫所以導其善司救所以止其惡夫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病而無所養則其體傷矣體傷而無所養則其心殆矣師氏保氏為王攻其疾而養其心者也以媺詔王則養其心掌諫王惡則攻其疾司諫司救為民攻其疾而養其體者也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則養其體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則攻其疾故心得體而為之體體得心而為之用內外相須而無一偏之失矣

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強其丈反

德心所生也而成乎朋友朋友德之輔故也行德所出也而成乎道藝道藝行之證故也朋者吾黨也友者吾輔也居則比其家耕則井其田出則伍其人或聯其比或合其聯使之為朋也相受以智相保以信相賙以仁相救以義使之為友也人之性善惡兩端其間相去不能以寸德失所糾則其不仁不智變而為凶德行失所正則其不孝不友變而為邪行雖然有法糾而正之苟無術焉豈能獨致其力哉朋友在外為輔者也勸之使交道藝在內為正者也強之使學是故大司徒以六德教萬民而繼之以六行則將勸之以六行教萬民而繼之以六藝則將強之矣其聯之也慶賞相及乎鄉其興之也爵祿相序於朝不任其所責不恤其所患則有鄉八刑以糾之斯亦勸之也須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六藝

與焉以五禮教中以六樂教和凡民之不服教有獄訟者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斯亦強之而已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

巡問之於人觀察之於己巡如林衡巡林麓之禁令川衡巡川澤之禁令周行而徧問之所以資人之聞見也觀則上下見矣所謂觀其所由是也察則詳於觀矣所謂察其所安是也觀其所由則知其行之所止察其所安則知其德之所在則吏之勤怠能否皆可見矣糾正勸強所以諫萬民問辨觀察所以攷羣吏凡民有德行道藝者鄉官雖以時書之然慮或不得其實故司諫又書之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則其任輕於鄉大夫故所辨止於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賢故非司諫所能知也

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糾萬民而勸強之巡問觀察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自任於國事者皆鄉官之事也又置司諫掌焉則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也知吏之實故可以行赦宥夫民之有罪過吏之失也故吏之廢置為甚嚴民則誤於教之所不及故罪則宥之過則赦之然則先王所以責吏者重而責民者輕以約矣此民所以得自新於為善而六鄉之吏不敢不勉於所守之訓焉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季氏旅於泰山孔子謂冉求曰汝弗能救與則救者所以止其惡也民之有司救猶王之有保氏所以救止其過惡使之遷善也或誅讓之或防禁之是故敏者見讓而改則不待罰愚者見罰而改則不待役此

所以救民與衆惡在心過失在事衆惡雖故罪而未麗於法過失雖麗於法然而非故未可以施刑先王皆宥之以謂人之智慮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且以勞苦強其肢體汙辱發其志氣是故教之以圜土平之以嘉石三年之任差等之役則其勞苦以強之也辨之有明刑揭之有桎梏則其汙辱以教之也於其始也又先之以三讓三罰則欲其改過自新而已所謂誅讓皆責之以言而歸之以惡也則下文三讓三罰是已愚衆之民不能克已以復禮自強於為善故至於衆惡過失先王由是以禮防禁而救之以禮防之則使不能犯以禮禁之則使不敢犯誅讓之中防禁存焉此聖人善救人之道也

凡民之有衆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

凡民之有衺惡出於故為而非過誤也其害或加於州里則不可救然其罪猶輕而未麗於法故三讓而歸之以惡三罰而撻之以使記明刑以書其罪之狀汙辱之以發其志氣也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勞苦之以強其肢體也必坐諸嘉石者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則嘉者合禮之善也又曰介於石則石者堅強之物也衺惡之民以其罷而不能克己復禮強於為善坐諸嘉石以恥之使知自反而已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

過失之民非出於故為然其害人已麗於法以其過失非出於故為未可以施刑故歸之於圜土夫民苟不以故得罪先王罪之也約過失之民安佚而不學者也民之不學是誰之過則先王自責以仁焉故其所寘之土其形圜圜者仁之象也廢棄職事散而之它則大司寇以聚之為說不能自立其身則大司寇

以實之為說放而不知自求則司圜以收之為說迷
復而往則司救以歸之為說夫衺惡之民其罪五等
重罪朞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過失之民其罪
三等上罪三年而舍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夫過失之
民法之所宥得罪宜輕於邪惡然三年則久於一朞
三等則迫於五等不齒三年則重於有而舍之然而
過失之民麗於法矣則惟法之所制以其無職而施
之職以其無事而施之事各因其能而教之亦在熟
之而已豈可遽哉衺惡之民非無職事不強於為善
以害州里故其役也以給司空而已未麗於法則量
其重輕而為之遲速之制豈以其職事不可奪與
使之厭其勞苦汙辱自懲以趨於善斯亦足矣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
施惠

司救掌誅罰衺惡過失而天患民病以王命施惠者衺惡過失天性之戾民德之疾亦天患民病之類役諸司空歸於圜土非屬之也亦以王政施仁而已然則囏阨之民天患民病之在身者也以物養之故以委積施惠衺惡過失之民天患民病之在德者也以法治之故以坐役施惠事雖不同其施惠則一此所以掌於司救與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難及旦反）

萬民之難常起於有心有心斯有已有已斯有物已與物偶故不能無愛惡愛惡相攻故不能無情偽情偽相感故不能無利害利害迫於外情偽攻於中忮心日生拂氣交作則以一朝之忿連終身之讎此眦

瞑必報有雖死且無所顧忌者此其為難可勝言哉惟聖人有以調之故使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以相忘乎道術之中則無難矣不幸而至於難則又為之設官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此調人之職所由立也所以無難在聖人則調之於未然者也以和難在調人則調之於已然者也相比之謂諧相濟之謂和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則諧之而後和也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則使兩義皆成而莫虧也非獨於民為然雖鳥獸亦如之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父子兄弟天屬也君臣師友人屬也以天屬者致其
恩以人屬者致其義其恩有厚薄其義有隆殺故所
避之讎有遠近焉下云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
讎讎之則死則此所避之難皆殺人而不義者也殺
人而不義有司殺之可也乃徒使之避焉其為不義
在邦之法可以不殺故也在邦之法雖可以不殺而
在天屬之恩人屬之義則不可以不讎可以弗殺而
讎之則不辜不可以不讎而絕之則不忍故使避焉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必與之瑞節使毋敢敵
也朝士乃言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夫以其
可殺既書於士而士得之固在所殺也士得之固在
所殺則其不得之為報仇讎者殺之何罪之有雖然
此言父之讎辟之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而
曲禮言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檀弓
言父母之讎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何也不與
共戴天不反兵主為子弟言之也辟諸海外辟諸千

里之外主所辟之讎言之也主所辟之讎言之者其法也主為子弟言之者其情也情可過也法不可過也後世上失其道政刑不明凡有辜罪乃罔常獲而又無調人之官以諧和之民之至性無所赴愬則相為敵讎至其末流有借友報讎藏命作奸存亡死生以成閭巷之俠行武者徒見其末流如是遂疑周官之書夫豈知先王所以均調天下者有此道乎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鬭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官有司以法殺人而有敢讎焉則謂之反殺不謂之讎而謂之反殺明無讎上之義也生殺者上之柄反

殺則無上矣何所容於天地之間哉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死者夫殺人而不義猶許之辟而令勿讎況殺人而義者乎令勿讎而讎之是慢令也故讎之則死凡有鬬怒成之不可成者書之先動者誅之夫氣之暴在陽而陽之發也莫暴乎怒怒而不已則必至於鬬始以怒而至於鬬終於鬬而行其怒故曰鬬怒夫以鬬而行之少頃之怒將忘其身以及其親不有以成之使彼此各無虧焉是刑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也調人所以成之者亦以赦其患而已苟不可成也亦強梁而不可教者也故必書以誌其事苟又先動是所謂怙終賊刑故必誅之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彼鬬怒調人成之而弗聽非不教也誅之不為虐矣教之所棄刑之所取亦斷以義而已然誅之者刑官之事固自調人而歸之於士矣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媒之字從女從某某名實未審也女之名實未審須媒以媒之故曰男女非行媒不相知名此媒氏之職所由設也掌萬民之判者夫禽獸有知而無義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所貴乎人者以其有義且有別焉判者言其別也蓋男女之際須媒而後合此所以為有別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所以為別也記曰子生三月父名之則成名者三月已後父名之也既有成名故媒氏得以書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者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男三十而娶則參天之數也女二十而嫁則兩地之數也男女之合天地之大義也故嫁娶亦不過參兩之數也然男三十而娶非必待三十也以為過乎三十則不可女二十而

嫁非必待二十也以為過乎二十則不可故摽有梅
言男女得以及時其詩始曰迨其吉兮中曰迨其今
兮終曰迨其謂之蓋梅之摽落已至於頃筐墍之則
婚姻之時已失猶可過也男女之時不可過也故迨
其吉謂之間此為及男女之時也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
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
家者而會之
判妻出其妻也入子入同宗為之子也判妻而書之
欲知其離合也入子而書之則合男女之判宜知其
所生出也前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及男女之
時所由體天地之義也此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乃

婚姻之時所以因陰陽之情也詩於桃夭言婚姻以時蓋桃之夭夭乃仲春之月婚姻之時也於是時也令以會男女乃無故不用令與夫不能防閑其女以至於淫奔皆為父母之罪也故媒氏罰之奔者不禁於罰為重故先言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謂鰥寡也共姜自誓不嫁詩以為守義今此乃司而會之者貴者之妻宜知共姜匹婦不嫁則或無所容矣不言室家而獨言夫家以匹婦無夫家不能以自存故也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恭敬者幣之未將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也則幣帛者恭敬之實所以將厚意者在是此古之為禮皆必用幣帛又況婚姻為禮之至重者乎此嫁子娶妻所以必用幣帛也婚姻欲致一故用純色之

帛以純則一而不雜也夫婦之合天地之義也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為之節也無過則容有貧而不能具禮禁其過而已然此皆指庶人之禮而言之也若夫士之婚禮玄纁束帛天子諸侯加穀圭大璋又非特純帛五兩而已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其意殆謂是矣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既葬矣無故而遷之謂之遷葬男女皆殤而死未嘗為夫婦也而合葬之謂之嫁殤夫婚姻所以合二姓之好天地之義也受命則於祖親迎則於庭三月而後廟見未廟見而死猶不遷於祖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以示其未成婦此則殤而死者乃妄為嫁娶豈禮之意乎社陰也男女之訟陰事也故為之聽

焉勝國之社奄其上棧其下明當隱而不露神所在也明當敬而不褻聽男女之訟當如此也然以文王之時衰亂之俗微正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見於行露之詩名南之國化文王之政雖當亂世猶惡無禮見於野有死麕之詩浸而廣之至於天下無犯非禮出遊之女求而不可得則成周盛時男女之陰訟固無有矣而媒氏之職有及此者蓋先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此所以可使至於無訟也

周禮詳解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十四

宋 王昭禹 撰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治直吏反）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之懋遷有無阜通貨賄者莫大於市然利之所在民所競趨苟無官以司之則智詐愚勇陵弱攘奪誕慢決性命之情以爭無所不至矣先王由是設官以司之而每肆則一長二肆則一胥五肆則一司稽十肆一司虣二十肆一胥師一賈師斂之以廛人成之以質人而司市則為之長焉所以統衆職也其於市以伺而察之為義故以司市名官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則所以防爭端

也治以理之教以化之政以正之刑以制之以量多寡則有量量者升㪷區斛之總名也以度長短則有度度者分寸丈尺之總名也止使勿為則有禁勑使為之則有令治教者本也政刑者末也量度者所以輔治教之器也禁令者所以輔政刑之具也八者既立防制曲備雖有智者不敢逞其姦雖有勇者不敢肆其暴五尺之童適市亦莫之或欺矣

以次敘分地而經市

次其官之次所謂思次介次是也敘其地之敘所謂各於其地之敘是也次則官所止而有小大之別敘則物所聚而有行列之異次敘各有地而不可以不分分者別而制之也地各有所屬而不可以不經經者為之界而使有常也如是則多寡定而侵爭之患息矣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肆其物之肆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是也肆者物所聚則當陳之使買者易見故曰陳肆物異肆當辨物而不使雜故曰辨物陳肆辨物則貨賄各以類聚而無混淆之患此市所以平也內宰佐后立市先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而后陳其貨賄故司市亦先之以次叙分地而經市次之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也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物之侈靡則易售而無用無以禁之則民將貴異物而賤用物故以政令禁之以政禁之則見於事以令禁之則存乎言違乎政令則刑之所取也故物無異尚人無異好則事適於匀而無輕重不平之患此市之所以均也所謂靡者使徼亦存乎政令矣

以商賈阜貨而行布賈音古

行曰商坐曰賈商遷有以資無者也賈覆藏以待價者也阜貨者阜之而後通也貨資商賈而後阜布資貨物而後行蓋布者所以權百物而通之貨苟不阜則布無所通故必以商賈阜貨而行之

以量度成價而徵儥儥音育

多寡不分長短不辨則物價之高下未定安可以名鬻而遠與之交易乎故以度量成而徵之蓋升斗區斛之屬所以量多寡者也分寸丈尺之屬所以度長短者也多寡長短既以度量而平之則物價之高下既定然後可以名儥儥賣也必名賣之乃或買焉

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劑子隨反

質人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質則證之以人劑則為之要書蓋利之所在爭心存焉無劑以結其信則奸者或得以肆其欺而訟之所由起也故曰質劑結信而止訟焉

以賈民禁偽而除詐賈音古

賈民胥師之屬也胥師二十肆則一人各掌其次之政令察其詐偽飾行儥慝者偽謂其物之偽詐謂人之詐偽則儥慝詐則飾行賈民能知物價而辨其虛實故使之禁偽而除詐偽者禁而止之則無敢儥慝矣詐者除而去之則無或飾行矣

以刑罰禁虣而去盜虣薄報反

以強害人者謂之虣非其有而取之者謂之盜利之所在強梁者或至虣貪汙者或不能無盜不懲之以

威則不能禁而去之故大則以刑小則以罰如是則
强梁者不敢肆其力而越去矣貪汙者不敢肆其貪
而盜去矣且市刑小刑憲罰中刑狥罰大刑
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此刑罰之辨也

以泉府同貨而斂賒 賒傷蛇反

自分地而經市以至禁虣而去盜則所以治市之法
具矣夫然市之不售與貨之滯於民用者而公不為
之買方貨之不足而公不為之貸則盈虛無以相補
有無不能相資兼并豪强於是得以乘其弊而困民
矣乘其弊而不售賤而買之則民將有不償本之事
乘其物不足貴而價之則彼或取之以十倍之利如
是則開闔斂散之權將屬於豪商大賈之家非仁政
之均也先王由是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凡市之不售
貨之滯於民用者則以其價買之此所以斂之也物
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而予之此所

以賖之也方貸之不售公以其價從而斂之則民無賤賣之患矣及貸之不時又從而賖予之則民無貴價之患矣如是則開闔斂散出於一人而虛實有無通乎上下豈非與民同其貨乎惟與民同貨乃所以為之斂賖則斂賖者同貨之事也先王所以紓民阨阜邦財使兼并豪强者不得作市之大政於是乎在矣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昃音側本又作昃賈音古販方萬反

百族商賈販夫販婦言其市之人朝夕日中言其市之時市之人不同以商賈為主市之時不同以日中為主蓋自震而出以至於離皆萬物相見之時故自朝至於日中為商賈交易之市百族乃百官族姓非

專市利則宜避商賈故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販夫販婦朝資夕賣不食於日力其販也以日之餘力故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先言百族貴於商賈故也周有三市而繫辭止言日中為市者亦以所主言之耳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奠音定上時掌反

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入也胥守門察詐偽也必執鞭度則鞭所以威之有度則所以齊之此言執鞭度守門而胥言執鞭度而巡其前者蓋方入則守門已入則巡其前雖不同而執鞭度則一矣平肆者平其地

之多寡使毋侵爭也展成者視其物之成也如用罷中度布帛精粗中數木中伐禽獸魚鼈中殺此所謂成也奠賈則定物價之高下多寡也展其成奠其價然後令市則不成之物無所容焉童子適而莫之或欺矣上旌於思次者市官掌辨良窳實偽以析而旌之為義市師所位謂之思次利之所在君子思焉是以能無犯義夫見利而忘義者衆人也見利而思義者君子也惟見利思義之為君子以治見利忘義之衆人則彼雖日趨於利而亦未嘗遠義也胥師賈師所涖謂之介次非正而介也蓋市師聽大治大訟而胥師賈師聽小治小訟則市師為正而胥師賈師乃司市之介也理其事之謂治爭其事之謂訟市師涖於思次而聽大治大訟所謂大事則從其長也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所謂小事則專達也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

之叙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期於市者謂欲賣買而要約於市也辟布者謂犯法所罰之布也叙則前所謂以次叙分地而經市者也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叙則使司之者為易治也凡得貨賄六畜者各於其地之叙則使求之者甚為易得也夫貨賄六畜必使求之者易得而弗使敢私焉則當時之民其有犯利以虧廉恥之風者乎必三日而舉之者市者衆所聚又各於其叙焉則亡者知之為易陳之三日亦已久矣故無失認者則舉之使入官焉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利之所在治之者不可以無義先王因物之盈虛善否隨時而低昂其價凡以義治之而已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則貴之以來之靡者使微則賤之以却之害者使亡則禁之以絕之凡物之靡固政令所禁以均市也然不禁之使亡而使之微何也蓋禁之使亡則或離人心不禁之而使盛則異物貴而用物賤商或通貨於難得工或矜能於無用非貴本抑末之意故物之靡者時賤以却之使微而已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貨賄之所在無以辨物欺所生也故為璽以信之掌節曰貨賄用璽節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所以防其欺也然司市通貨賄以璽出入之司關達貨賄則以節傳出入之者節以驗其物傳以書其物出者自市

而出以達國門入者自國門而入以達於市也然司市不言傳言節則傳可知矣凶荒札傷者凶惡歲也荒謂田以凶而荒札癘疫也喪謂民以札而喪凶有不至於荒札有不至於喪則謂之凶札無門關之征猶或幾則以凶札之時而已凶而至於荒札而至於喪則不特無征又作布馬布之所聚物之所赴也又無征馬則商旅趨之疾也夫然故不待施惠而民得交利以舒囏阨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賈音古

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

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周官司市所謂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十有二乃此類也凡此類其數有二十四在工不得作在民不得畜在商不得資在賈不得粥別而言之故各有十二也蓋圭璧一也金璋二也命服三也命車四也宗廟之器五也戎器六也用器七也兵車八也姦色九也錦文十也珠十一也玉十二也凡此在工不得作者也犧牲一也布二也帛三也衣服四也飲五也食六也五穀七也果實八也木九也禽十也獸十一也魚鱉十二也凡此在民畜者也商則資此而通之者也賈則因此而粥之者也故分而言之亦皆十有二也先王之為政在於明分而貴賤異勢其用不可以無差等故圭璧金璋上之所寶也命服命車禮之所寓也宗廟之器與犧牲上之所祭祀所用也戎器上之所以禦患也凡此皆

上之所用非下之所宜故皆不粥於市先王之為政在於度量而度量不一則先王有所禁故用器不中度兵車不中度與夫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皆不粥於市先王之政靡者使之微故姦色亂正色錦文珠玉成器衣服飲食皆不粥於市所以抑其靡也害者使之亡故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鱉不中殺皆不得粥於市所以去其害也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市利之所在小人見利而忘義則有至於亡廉恥而肆貪饕不威以懲之其姦將不可禁矣故有小刑之憲罰中刑之徇罰大刑之扑罰至於罪之重而附於刑者則歸之於士憲謂表揭其過惡以戮之徇則行

而戮之以令衆扑則鞭箠加其體矣此三者之刑為最輕故人謂之罰焉非此三者之刑則其罪重矣故歸於士以法斷之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儥音育帟音亦

君子喻於義也喻於義所以治人小人喻於利也喻於利所以治於人況國君夫人以至於命夫婦乎古之建國者以朝為義所在故面朝所以使知所向而近義也以市為利所在故後市所以使其知所背而遠利也過市非所以遠利也市人犯刑以利而已國君近利則市人何誅焉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所謂

刑人以憲狗扑三者而已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
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者幕也帟也蓋也皆庇
下之物為上近利則無以庇下矣幕大於帟帟大於
蓋所任異故所罰不同命婦過市罰一帷者帷所以
自蔽飾庇下非命婦之任其近利也為不自蔽飾而
已惟國君無罰則可愧厲者為不可罰也唐貞觀中
禁五品以上過市其亦得周官之遺意與凡會同師
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如此
則師衆所聚無賤買貴
儥以傷民財之患矣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
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易之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夫利之所在貪心在焉
不為之立法以蚤正之則誕慢欺詐往往交起先王

慮其至此故凡買賣必有質以證其事此質人之官所由設也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者夫物有美惡價有貴賤人有好惡二三而不齊苟使買價之人自相為市無所質而自化居庶物有無相濟豈可得哉此質人所以掌成其買價焉成者使彼此皆成而無虧也貨者物之待化者也賄者物之待用者也人民則私隸於人者也王制曰戎器不粥於市今此質人掌成之者王制豈以其私粥而禁之與成於質人則粥之可也凡買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者劑者要約之書判而別之以徵信質者立人以證其事其法又嚴於劑矣買價之物蓋有貴賤小大之異大而貴者尤多冒昧而負去則宜立見以結信故大市以質小市則其物小而賤者但為之要約之書可矣故小市以劑

掌稽市之書契

傳別以聽稱責質劑以聽賣買書契以聽取予傳者質之類也別書契之類也傳則立保有地著焉質則立見而已賣買之法交易其有無無俟乎傳立見足矣契之為物各執其一予者執左見其予之之仁取者執右見其取之之義及其合而驗之取之非稱予之無責於其取予之信而已無俟乎別以合為主足矣利之所在者訟之所自起也苟取息焉尤爭訟之所自起者故地傳之為物以保其稱者且有係著之地焉則其用嚴乎質矣判書之為物以紓其償者且有分別之意焉則其用詳乎契矣事物之變人心之動利尤能致之先王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書契質劑傳別要會之類所以經其好利之心使之有常不能輙為詐偽抵冒以紊官府然而事久而弊生則書契有時不足為之經矣此質人所以掌稽市之書契然而傳別約劑不言稽之者豈以其稱責賣買其事自嚴而又有保見不可以為偽冒與

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買儥之民取成於質人苟或長短之度淺深之量與夫布帛幅廣匹長二三而不齊莫之禁焉則質人何以受質哉故同其度則長短之數齊矣同其量則淺深之量齊矣壹其淳則布帛之幅廣齊矣壹其制則布帛之匹長齊矣先王所以能使五尺之童適市而莫之或欺者有此具矣度量淳制既同而壹之又巡行而攷校之其或犯禁則舉其貨罰其人如此則詐偽者無所容其間矣質人言犯禁者舉而罰之而不言凡財物司門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而不言罰者蓋言舉而罰之則凡財物可知矣司門所舉未及交利也故齊之而已不及乎罰也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

期內聽期外不聽朞如字本或作基同

質劑之治宜以時決久而後辨則證逮或已死亡或迷忘其事易以生偽為之辨焉亦已煩擾矣且地里有遠近期日有多寡期內聽期外不聽彼為期所迫豈暇於為欺哉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絘音次

賈所居之屋謂之廛則載師所任國中之地是已掌斂市之五布而名官曰廛人以其布出於市廛之中故也質人掌成其買賣然後廛人得以斂五布而入於泉府此其職所以次於質人與絘布者胥師所罰之次布也以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如績之連屬而有次敍謂之絘也總布者肆長所斂之總布也蓋肆

長斂列肆之稅布非物而取之總計其肆之所出故謂之總也質布則質人所斂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則如司市之辟布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則貨賄諸物邸舍之稅也五布斂於廛人而入於泉府以泉府主用其財故也所斂之泉則謂之布所入之府則謂之泉蓋布言利於外泉言利出於一孔也方其斂之於民則欲其散於外故以布言之及其入於府則欲其利出於一孔故以泉言之各有攸趣耳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皮角筋骨以脩其罷用四時珍異備食用布用急於罷用故先言泉府罷用急於食用故次言玉府斂而入於玉府則物無遺利矣斂而入於膳府則市無棄物矣夫屠者正以肉為利皮角筋骨則其餘則斂而入

於玉府以明所取民非正利也餘財而已凡珍異有滯者民情所欲速售以紓其事焉廛人以為市之交易使民獲利而使膳府獲用公私各得其宜也然則周官之法如是何其細之已甚耶曰其細已甚而傷民先王弗為其細已甚而無傷於

國民實賴之則是仁政之周也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

在下而亦能助上以養人者胥也胥師二十肆則一人能平市之貨賄伺察人之詐偽為衆胥之所依附一故謂之胥師然二十肆一胥師則其所次正於二十肆之界而已過市則所掌又異焉所謂胥師賈師涖於介次是已若夫司市之思次則通於一市之次也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則二十肆是也政則有所制節而市衆所待以正焉令則有所告諭而市衆之所從焉平其貨賄者貨賄之價騰躍則傷泉低下則傷

物胥師為之平馬使不得擅為高下也憲刑禁者憲刑以示之使之不敢犯也憲禁以示之使之不得犯也刑則所謂小刑憲罰中刑猶罰大刑扑罰是也憲禁則所謂偽飾之禁在民在工在商在賈者十有二是也胥師各即其次而憲之焉

察其詐偽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行下孟反慝他得反

詐謂人詐而不信偽謂物偽而不實詐以飾行偽以儥慝奸色異物之類所謂飾行不中度量不中數幅之類所謂儥慝凡此之類皆一胥師掌而誅罰之也小治小訟胥師各即其次而斷之或有大者則之市師焉此所以省煩擾去留滯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賈音古奠音定

胥以治敘者也故胥師以掌其次之政令為急賈以奠價者也故賈師以掌其次之貨賄為務胥師賈師二十肆一人則二人同一次矣辨其物而均平之者列肆之物有美有惡有奇有正為之辨焉使各從其類惡者不得以淆亂則市物均矣靡者不至於騰躍則市物平矣平之從八從弋從丂丂而別之使一也均之從勹則遠近多寡而適於勹矣既均平之然後為之展其成以去其偽奠其價以去其欺欺偽既去然後可以令市矣

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

之賣價各師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凶荒為之患則養生之備貴矣札喪為之患則喪紀之備貴矣夫民方困於天患而貴價又從而難之則孰以為生哉使有常價則雖天患有可備者四時之珍異乘其好辟而貴之禁其貴價則珍異少抑而民之所好正矣夫天患非人為也貴價乃用物也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而已凡國之買價與夫師役會同其物多矣處夫市人擅為低昂私致買價之弊使各師其屬以掌其月則物之常價存焉交易者各得其所矣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市者交易之所爭端存焉強梁者易得肆其虣不為之立官以司之則怯弱者受其弊矣此司虣所以十肆為之立一人也掌憲市之禁令者禁以止之使不得違令以諭之使之聽從凡此皆司虣揭而示之也胥師掌憲刑禁則已憲矣司虣又憲之者蓋胥師所憲者凡市偽飾之禁而已司虣所憲非止於此凡鬬囂虣亂之屬存焉鬬以力爭囂以口競鬬囂所以擾俗也虣亂者以強而虐物亂者自營而逆理虣亂所以害俗也出入相侵犯者私惡以致凶以屬遊飲食於市者私好以亂情凡此皆司虣之所禁也若不可禁則教之所棄刑之所取矣搏而戮之不亦宜乎武王之告康叔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方是時也教化既明習俗既成惡民之為不善故也宜先王之不宥焉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

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司市掌凡市偽飾之禁胥師掌憲市之刑禁賈師禁貴儥與四時之珍異司虣禁鬬囂羣飲之屬若四者之禁不及知焉則禁之所不行司稽巡察而搏之此所以次於司虣與犯禁者亂公而匿其罪不務者亂民而匿其惡必巡察而後見司虣十肆一人司稽五肆一人不言各掌而與胥師賈師之屬異者蓋司虣司稽雖以肆之數制其負而所掌則通一市焉欲其禁察而無所私故也執市之盜賊以徇則市衆以盜賊不能有逃於司稽也且刑之則知司稽弗苟察焉所以使衆知畏而不敢犯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各掌其次之政令胥二肆則一人各掌其所治之政然則胥師一人十胥之所師者也所治之政則胥師兼掌之而胥各掌其所令一市者也受有巡察者者矣市入則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此其所以次於司稽與詐以飾行者執鞭所以威之僞以儥慝者執度所以正之蓋輔胥師之察罰而已利之所在陰慝之所聚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則其坐作出入制之在我矣坐作出入在乎我則其不正者亦得而襲之左氏曰無鐘鼓曰襲蓋掩捕之也有言誅讓之者有言撻戮而罰之者誅罰憲刑也撻罰扑刑也誅有責之之意戮有辱之之意誅罰之不足然後撻而戮罰之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胥執鞭度而巡其前則列肆肅矣然後肆長陳其貨賄而平正之比其所以次於胥與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通於二十肆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則次之一肆而已然則肆長每肆一人所掌之政令乃所以輔胥師者也陳其貨賄則所謂陳肆辨物而平市也名相近者其實相遠由名比而同之者苟不辨其實之貴賤則布可以易帛麻可以易絲如此則絲與帛其孰為哉肆長則當攷其實而陳之遠邇各以其實然後賈師辨其物展其成奠其價或相倍蓰或相什百其名不能輙亂其實肆長之力也不然價相若實相遠則其實也不平其名也不正姦猾者得以欺罔而取利矣斂其總布者肆長斂而輸於廛人也斂廛人之斂五布而總布與居其一焉掌其戒禁則施於一肆而已示之以阻使不為者禁也使之有所慎而不敢怠忽於事者戒也戒禁每肆而有之則其制之也密其防之也曲此小人之所以不犯刑矣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抵柢同予上聲

司市下及肆長治市之法具矣然而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使有無不齊泉重而物輕兼并之民從而乘之則農工益困矣先王由是設泉府之官權物而通之此泉府所以次於肆長與名官以泉府則欲其利出於一孔故也伺市之不售者而賤收之伺不時而買者則貴出之此兼并者之志也先王以為我有五布徒積於泉府市之不售者不能斂之忍視其民之困不時而買者不能應之忍視其民之急豈仁政乎此所以權物而通之以廛人所入之五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如此則民得

以紓其阨而無折閡不償本之事矣然藏之而不知以時賣則兼并者又將得以乘民急而困之故物楬而書之使民知所有而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官因其急而賣之如此則兼并者不得擅其資而取之以十倍之利矣然不時而買者必責之即入其價然後予之則亦不足以為仁政矣故凡買者各從其抵從其以物為抵則宜知其實偽故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以主及有司能知其實偽故也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夫民方闕之欲急得其貨而往上必責之以即入其價則無以紓其急矣故從其以物為抵而賒予之謂之賒則不即入其價也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則不責之以出息宜為期使勿過也喪紀凶變宜

緩其期故必至於三月異乎祭祀之吉禮矣夫喪紀有具祭祀有共先王所以進民於孝敬也不耕者祭無盛不畜者祭無牲不植者無槨不績者無衰先王所以進民於耕植也然而先王之罰斯民有不得用焉雖容有賒者豈以其不耕不植而與之哉以其不時而與之耳夫以耕植進斯民如此之嚴則民有本以償其賒貸豈有偽抵誣辨輙負而去者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賒之為民也貸之為國也以其為民故無息焉但各以其物為抵而已以其為國故不以物抵而責之以出息必與有司辨而授之則辨其可與而後授之以有司能知其有無故也以國服為之息則各以其所服國事貢物為息也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孟子曰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

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夫周之衰不能為民正田制地稅歛無度又從而貸之則凶年饑歲無以為償矣下無以為償而上之人又必責之則稱貸之法豈特無補於民哉求以國服為之息則恐收還其母而不可得也稱貸之法雖存其實異矣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大府曰凡邦之賦用取具焉邦之賦用凡以賦貢致用者也泉府曰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則凡以賒貸之息致用者也然謂之財用則與夫財賄異矣賄者有之以為利也財者寸之以為利也以國服為之息則無常物無足用是乃寸之以為利焉歲終會其出入則定其計也而納其餘則藏之以待用也夫泉府之法如此則非特防兼并救貧阨因以足國事之財用焉夫然故雖有不庭不虞之故民不加賦而國無

之事矣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鍵其展反

關之於門門之於市市常相聯故序官自司市以至泉府而市之大政具矣然後次之以司門司關夫門關所以通往來所以限內外有識有禁有征有罰凡以思患而豫防之故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蓋豫與物通而能先見焉有思患豫防之義也管鍵啓閉之具管謂籥也鍵謂牡也司門掌之以出納焉出則授之納則受之授管則以閉授鍵則以啓言授而不曰受則以啓閉為主故也故曰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於門言國則關在境可知

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方動之微而知之已入於神矣故易曰知幾其神乎造形而察之則特無祇於悔而已是不可以不致察也故幾有微察之意天之生物所以養人不物則反是而適所以害其生養者故幾以微察焉貨則化之以為利賄則有之以為利不正則反是而適所以害其為利者故正以使止於一而不雜焉不物有所幾而後害者亡靡者微貨賄有所正而後亡者布利者阜鄭氏讀正為征征廛之法自見於司關當從故書為正

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幾之正之如是而猶以財犯焉故舉之舉者舉其財物自下而入於公也舉犯禁者之財以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蓋以財犯禁者知自利而不知利人以身死國政者知利人而不知自利知自利而不知利人者

喻於利而不知義故先王以義治之則舉其財知利人而不知自利者喻於義而不知利故先王以利養之之則以犯禁之財養死政之老孤犯禁之財有所舉則犯利者有所懲死政老孤有所養則為義者有所勸行一物而懲勸兩得之矣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監古銜反造七到反

祭祀之牛牲係焉監門養之則充人所謂凡散祭祀之牲係於國門使養之是也充人不言監門司門不言散祭祀則互見也有司門又有監門者蓋司門以下大夫二人為之其屬則有二十八士凡以總管王城十二門而已至於十二門又各有士二人乃所謂監門也必使監門養牲則為其於郊於國各有所近

便於共取夙夜啓閉未嘗乏守便於養視其衆所出入其養視不謹易以譏察故也然而祀五帝享先王不係之門則其致嚴又異於此矣凡歳時之門者視監門所養也以祭祀之牲係於是不可以不往省焉受其餘者受其所用祭祀之餘也以祭祀所用當有常或餘財必振而歸之公焉凡四方之賓客至焉則以告者告謂告王也蓋賓客扣關則關人告王至郊則郊人告王至於國門則國人告王王得告則有逆之之禮焉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治直吏反

在國曰門在境曰關門以二戶合而言之也關以往來若杼絲然言之也門在內以捍禦為主故以二戶

言關在外以通行者為主故以往來言先門而後關由内以及外也國貨之節所謂璽節也關以聯門市璽以通貨賄自外來者司關按其節而書其貨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内出者司市為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如是則貨賄之出入皆有以司之矣此言貨賄上文言國貨之節而不言賄者化之則為貨有之則為賄阜之則有通之則化而節正以通之為事則以化為主也故言國貨而不言賄掌其治禁者亂者治而理之違者禁而止之有以治而理之則貨賄之高下美惡無混雜之患有以禁而止之則貨賄之靡害不物無變通之弊凡此所掌皆有法也與其征廛者征則斂其貨賄廛則稅其邸舍孟子曰市廛而不征然則先王於門關治禁雖具在於征廛亦非必並用之矣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與時偕行而已蓋商賈之盛衰生民之所係大盛則人去本大衰則貨不行故先王於其盛也或廛而又征於

其衰也或法而不屢要使賤丈夫不得逞志財利以害生民之所本而已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傳張戀反

凡貨不出於關者則貪利以忘義狥私而背公宜嚴其禁矣故舉其貨罰其人舉其貨則以義治其貪利之過罰其人以公制其狥私之罪如是則犯者鮮矣然則嚴其禁乃所以省罰也孰以為厲民哉凡所達貨賄者既有璽節而又有傳以達之則節以驗其物傳以書其數也司市言凡通貨賄此言達貨賄者蓋往來不窮者通以是趣彼使無以難者達也蓋市者貨賄所聚欲其往來不窮而已故言通關者貨賄所出入欲其無留難而已故言達然而司市之所通亦視乎司關之所達也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札側八反

歲惡為凶疫癘為札凡國凶札則民方艱阨宜有以寬之故無關門之征猶幾者蓋司門稽出入不物者則關門固亦有幾矣今以凶札之時宜去幾矣然且不已焉故曰猶幾春秋傳曰猶可以已而不已之辭可以已而不已者以禍患多藏於細微而發於人之所忽故於凶札之時猶幾也荒政六曰去幾凶甚為荒非但凶札之時而已故於幾有所去蓋幾所以察過雖有小過釋而弗察為其困甚權以救之也然則所謂去幾非皆無幾有所去而已以凶政尚不能皆無幾又況凶札之時乎宜其猶幾也

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為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敂苦狗反為于偽反

司門賓客造焉則以告司關賓客啟關則為之告何也蓋門設於國關設於境賓客始及境啟關而來告故司關為之告乃若造焉則已有所至矣故司門告之也聘禮使入境乃謁關人啟關之禮也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君使士請事遂以入境為告之禮也夫賓客之至關其績容如此當是時奸人暴客何所措其逆哉有內外之送令所謂王命也外之送令所謂復逆復逆亦謂之令可乎蓋有所復逆則以令為主矣猶詩所謂出納王命也以節傳出內之者所謂道路用旌節以為驗傳以輔節所以防姦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道有情有性而天下之所同也惟王得所同以先天下則天下亦以其所同應之當是時節何以用乎逮其人偽既熾天真隨喪情以偽遷性以詐亡雖王之權勢號令天下有情有性而猶懼其不孚於是有掌

節之官以掌其所用之節也節之字從竹從即竹有節物之自然也人即物之自然而制節焉故摽以驗物則曾不出戶而四方百里之外違從向背信誕是否皆得而察焉如是則雖有奸者不得乘之以為欺雖有暴者不得因之以為亂聖人所以防微杜漸者豈為不豫哉掌守邦節者掌邦以別天下之邦國及都鄙也蓋掌節所守者皆王邦之節而已下其用則或用以守或用以使所用不同而節之象類度數亦不同也以輔王命則以王命為主以節為之輔而已所主不立而徒恃其所輔則區區之虛器亦何足以必天下之信乎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守邦國者分土之君也其用玉節則人君尚德故也物之美者莫如玉而分土之君所以體人其德宜若

是故也守都鄙者采地之臣也其用角節則以守禦為事故也物之上窮而善觸者莫如角而采地之臣所以禦外其材宜若是故也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邦國之使節則使邦國者所執之節也山國用虎節者以虎生於山得山則生生而不窮也土國用人節者以人生於土得土則生生而不窮也澤國用龍節者以龍生於水得澤則生生而不窮也然則何獨取於不窮之義乎以我之制節者能不窮則彼之制於節者我皆得而窮之也蓋制節者道也制於節者事也道則無窮事則終窮以道之無窮而御事之終窮彼又烏能逃我之所窮哉皆金也則以金性剛而不

變為使者欲其有所守而無變故也以英蕩輔之者英飾也蕩竹也蓋以竹為函而以盛節其飾有英也者與詩言二矛重英同意然則重英者矛之飾也英蕩者節之飾也物雖不同而其為飾則同故皆謂之英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門關用符節則以符而合之為義貨賄用璽節則以驗而信之為義道路用旌節則以析而表之為義虎節龍節人節皆金也則符節旌節皆竹也故行人掌達天下之六節於旌節符節言皆以竹為之蓋為尊者將命則以不可變為義故其節皆以金不為尊者將命則惟上所制期於不失節而已故其節皆以竹以竹有自然之節故也然則行人不言璽節者以貨賄非其所豫由此觀之璽之字從爾從玉蓋無以辨物歟之生也故為璽信之其字從土於五常為信從爾則為辨物之我不能辨物則為爾以其不能辨物

而慮其為欺故以璽驗而信之然其字或從玉者以玉為之故也以玉孚尹旁達瑕瑜並見亦以信為驗也皆有期以反節則防竊詐故也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不言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所謂邦國之使使邦國者所執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符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illegible]守所掌也掌節不言都鄙之使節則[illegible]都鄙者無節矣以旌節行之而已

凡通達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節所以輔命傳所以輔節無節則幾之矣故不使達焉若比長所謂惟圜土內之者是也先王之制其嚴如此當是時姦人固無措手足矣

周禮詳解卷十四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張虎拜
謄錄監生臣鄭家屏